

卷之二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雜文

禍福戒

嗚呼余嘗考諸經質諸人善惡之報實如影響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然大惡自小過而積大德自小善而至故君子常恐懼戒慎不使纖芥之惡形於思慮其於行事一有謬於聖人則其色赧然恐懼戒慎而不敢復為况至於不善者哉小人則不然以禍福為虛名視仁義如故物身未及害而行惡不知止殃

遺子孫而其心不知恤僥一身之幸而忘終身之患其以一時之幸速而終身之患緩歟其亦逐獸者不見泰山乎

安叟訓

熊熊未生時吾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氣貌清聳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吾兒生因呼曰熊熊既三月剪髮為髻孩而名之曰安叟蓋天下未嘗無美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其所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到於古人文章獨見於天下其法可傳於後世身居

窮荒僻陋日與幅巾短褐賤人為耦而名出乎王公大人之上天下莫不貴之而以之自視無有也惡衣弊冠糟糠不足以餬口人視之以為戚而已之所樂有餘猶充足乎文繡饜飫乎膏粱進則其國尊光退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治不得則亂蓋其身為天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可然後就也起匹夫徒步草萊之中解芒屨而朝脫牛衣而相其處偃然如寢弊戶如乘故車也其君欲治於上民待治於下朝之老成賢有德與夫天下良士大夫正而無邪者同心而共講曰是法可行於是乎行之譬如一

人歌而千萬人和之也若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下論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弗為之可也如必為之是猶穀未熟而穫薪未折而爨羹未調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正也為民如后稷保君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視其色愈下其躬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下非之猶是也天下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卑之如奴虜自若也朝為上公暮為逐客吾方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吾方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始也安於所養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名汝汝之窮達貴賤在乎命者未知可也蓋父之命子不得不然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名汝之意奉以始終無墜厥命

吞舜問

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况天下乎事盖有不幸而有之者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為舜者宜何如安坐而視之乎不可也置之於法乎不可也枉天之法乎不可也三者俱不可為舜者宜如何固將負而逃之也豈舜之得已哉事盖有不幸而有之也以

父子言之孝也以天下言之公也以萬世言之教也
不得曰以一父之私而忘天下也天下安有無父之
人哉其得天下以孝也其失天下者亦以孝也舜之
所以為舜也孟子之言是也曰非也

嗣孟

言性者宜何法法聖孟子聖之徒與孟子之言性與
孔子之言性一也不信於孟子是亦不信於孔子也
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顏
子之性近於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於顏子者也衆
人之性近於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
習有善惡也善惡固相遠也習顏子則為顏子之徒
也習盜跖則為跖之徒也習固相遠也故性之必有
源流而為潤溪為大壑入于河達于海也塞其源求
其流則不可也賊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賊者自賊
也莫大乎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復為也愛其財必
大其垣墻固其關鍵以為禦捍之具此誠善待賊者
也至於自賊其性則不知禦捍之計是於財則用心
而於善則怠也嗚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
善養則善不善養則惡矣仁義禮智四者之性有其
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養之可也充而大之可也以

其端賊害之其可乎則是物始萌於下而積薪縱火於其上其萌也可冀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復河說

河為中國之憂久矣古之時洪水泛濫於中國而河之害為甚故禹於河其力最勞其功最大故導河自河關歷龍門華陰底柱洛汭至於大伾又離二渠以殺其溢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漯川是也過濟水至於大陸乃播為九河以分其勢導之北行至於海濱然後合而為一謂之逆河注之於海夫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崙經於中國注於渤海是其勢

所從來者高矣顧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上則是返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為隄防堙塞之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激其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為之勢因大地以為之防因渤海以為之壑其所以順水性制水之勢其道何如其道萬世之道也其法何如其法萬世之法也故決溢之患息而中國之憂去功施乎三代而無不賴其利矣此非聖人之知乎謹案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堙塞之義故

鯀治而績用不成班固謂禹堙洪水豈不謬哉按隄防堙塞蓋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苟於已利雍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濱山齊地早下齊乃築堤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國引河溉田苟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漢興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文景之盛求九河之道復先生之法豈不易哉乃以二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之計而已雖復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東漸於海使水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矣嗚呼隄塞者何為乎哉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濱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命故戍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母妻子送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時隄防皆去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往還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

故其勢迫隘不得息決矣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
筭之士以為禦捍之具是何異於捧土而塞尾閭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為今之計莫若遵先王之
法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命通古今賢知之士不以
爵位高下而典領之命善計強幹之臣以佐其事召
募天下通知水利及疏河浚川吏民之能者以充其
使令乃過鉅鹿由平原至渤海行視故道計其道里
與其年月商其功徒與其財費計之然後舉事此功
一成萬世無患矣難者將曰財費不便蒙對曰復故
道亦費不復故道亦費復故道其費大而有限不復
故道其費少而無窮與其就無窮之費孰若就有限
之費哉與其就萬世無窮之害孰若就萬世無窮之
利哉亦可以道而圖之爾唐肅宗之初安史之亂兩
京河東河朔其用兵一切之費盡出於江淮然而江
淮之積常有羨餘而民亡怨嗟者用得其人爾今天
下西有巴蜀之饒南有江淮之富中有帑藏之積誠
能任使得其人明於利害而不為苛細者使領其事
又使得自舉其類而佐之則事無不濟矣難者將曰
民力不便蒙將對曰今濱河郡邑苦於水患甚於疾
病若聞朝廷興利除害如此孰不手舞足蹈而樂聞

其事哉所謂佚道使民雖勞無怨者也誠朝廷能設法將有以償其所勞示信於民民孰不從而信之焉非不愛其民也然而以地之形勢必須掘九河愛民者孰大於是誠朝廷愛民之意深可先命溫恭謹厚有古人之道者使行郡邑就其父老明其利害而告之且慰安其意然後人人相告之朝廷愛民之本意也難者將曰當水之衝必徙其民不便蒙將對曰朝廷固當設法資其所徙之民其間傷民之田廬朝廷數十萬頃亦足以償其民矣民得無水患其始既得所資其卒又得美田則所苦於民者遷徙之勞爾商之時自湯至於盤庚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此矣故聖人將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妨萬世故將益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法沮其事哉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况居天下之廣居履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故法興天下之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則必行矣是故蠱之義貴乎剛剛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

下無兵革之勞無刑戮之暴內無強臣擅命外無方
鎮之患比於漢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齊梁魏之間
何足數哉故蒙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以視古亦
可謂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盡復先王之制盡
復先王之政盡革歷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不足
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黃河之勢亦可分其
十六七黃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戍河之卒亦可
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
後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亦曰
所資其卒又得美田則所苦於民者遷徙之勞爾商
之時自湯至於盤庚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
此矣故聖人將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
妨萬世故將益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
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
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法沮
其事哉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况居天
下之廣居履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故法興天下之
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則必
行矣是故蠱之義貴乎剛剛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

下無兵革之勞無刑戮之暴內無強臣擅命外無方
鎮之患比於漢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齊梁魏之間
何足數哉故蒙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以視古亦
可謂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盡復先王之制盡
復先王之政盡革歷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不足
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黃河之勢亦可分其
十六七黃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戍河之卒亦可
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
後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亦曰

此處第八葉重複

貝其卒又得美田則所苦於民者遷徙之勞爾商
之時自湯至於盤庚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
此矣故聖人將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
妨萬世故將益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
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
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法沮
其事哉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況居天
下之廣居履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故法興天下之
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則必
行矣是故蠱之義貴乎剛剛者必行之道也幸今天

下無兵革之勞無刑戮之暴內無強臣擅命外無方
鎮之患比於漢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齊梁魏之間
何足數哉故蒙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以視古亦
可謂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盡復先王之制盡
復先王之政盡革歷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不足
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黃河之勢亦可分其
十六七黃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戍河之卒亦可
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
後治河之中策者也水之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亦曰
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王之
道智之事云耳嗚呼九河者不可不復也

越鄉銘

彼會稽者是為東越土厚木肥山明水潔瞳瞳朦朦
如行鏡中人物俱秀塵空一空雲鴻冥冥霜風稜稜
前有黃公後有子陵亦有謝敷澄靜寡欲脚踏浮雲
身卧空谷曹娥可竒老婦可哀三風之野孰弔枯骸
買臣嚴助考其心迹可為高才不足入德是皆可述
非不足云以公有道可告鄉人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
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
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
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之於天下也得其
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
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
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
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
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
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斛升
之上則溢矣况斛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
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
可乎此黃霸之所以得令名於前而見譏於後也况
遠不迨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曰黃
裳元吉蓋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可也大有之
九二曰大車以載蓋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
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蓋君子履
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可也忠烈如伊
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

祿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定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至和元年秋九月戊申書鄭君傳

江寧府句容縣廳壁記

縣令之設其本在乎教化聽訟決獄蓋其次也給歛期會簿書一切又其次也古者以年行選民置為鄉官所以佐令教化也鄉官出入閭巷朝夕與民從事與其家人無殊故能知其偽察其疾苦也漢高祖入關天下猶未定也已置鄉官矣如洛陽董公壺關湖城三老此輩論議皆有益於人之天下何況區區一縣乎其後賢有道者處之甚衆如爰延輩教化之風皆其身之所自出其益可知也後世鄉官雖存而名實與古異矣縣令者孤立於上而下無所輔又其官勞事劇竭盡一身之敏而日力不給則教化者固其有所不迨也將欲教之必先養之使夫農者安於農商賈者安於其商賈是所謂養也知夫農本而不知

夫商賈者市井之本則小民何依焉故或依於農或
依於工或依於商賈行旅各得其所依則各得其所
養然後教化可行刑罰可省患盜者可以息盜也然
不虞之戒不可不戒蓋民之所恃而為安危者城郭
也若夫籬墾不施關鍵不設戒事不講武備不修豈
可以言幾乎習於其故而已矣則令之方畧威信其
所畜積而設施者不可以無素也虞翊之於朝歌賀
齊之於會稽即其人也則縣令者不可不重處之者
不可不思不可不勉也句容者因山為名以其山形
句曲而有容也取其容不取其曲斯為正人矣正人
者天下之福也而况至於一縣者乎容者非自容也
所以容物也所惡夫自容者為其患得患失之也安
有患得患失而弗為弗正者邪安有弗正而弗阿弗
隨弗殘弗害者邪則正而容民者真縣令之事也前
代縣令治行名迹見於吏民者晉之劉超宋之孫謙
齊之周洽之輩是也景德中我外父太常博士王公
寔紹厥後其後相紹而處者蓋有人焉越至於今有
慎大夫者所居不苟故取前人名氏列於廳事之壁
意者近乎史也覽其名氏問諸父老必有歎息而後
言者遺愛可知也諸君子不泯矣來者勉之慎大夫

端人也嚴而能怒昔者彭澤令陶公遣一力給其子
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嗟呼如陶公之用心
肯有暴人之親虐人之子營己之利者乎如此則上
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孽不積於其身殃不遺
乎其子孫知利其身而不知恤其子孫者豈不哀哉
故因大夫之怒而及乎陶公之怒焉也

題山陽倪大夫北軒

天下名山水意有所思卧以遊之可也予思浙江潮
卧遊之不足即乎二三子與語又移簡問吳中士大
夫作為詩歌又為之序曰錢塘江上有亭曰望潮方

中秋時潮出海門入于江口猶未見也潮勢轉進隱
隱有聲氣候凜然如此頃臾間其勢轉大望之如飛
練如風雨聲哄哄然人語已不可辨矣及其至也聲
如戰鼓如雷霆狀如雪山沫如飛霰候如大寒如深
山窮谷龍嘯虎嘯而風雲暴至如孤峰峭崿崛起壁
立如決大河之源於千仞之上如戰勝之兵連營百
萬猛將勁騎並驅爭先追窮寇而赴勅敵如蛟螭突
起鯨鯢盛怒曳千尋之巨浪鼓萬疊之洪濤勢搖玄
山氣吞白日舟乘潮上下若驚鴻之度絕嶺激矢之
入窮塹所以周萬物之常盡萬物之變未足窮其形

勢者也此吳中之所以矜誇自負以為天下奇觀景
樂也蓋壯者對之如大敵踴躍奮怒意色凜然毛髮
俱聳扼腕稱快其次心目開張刮去昏濁如醉忽醒
如夢忽覺懦者心神沮傷抱柱股慄顧視左右作兒
女之狀失聲怖悸蓋其可駭也如此余聞汲黯之勁
直周處之雄烈陳蕃之義勇諸葛之奇正謝安之度
量李光弼之決戰汾陽王之大勲思其人恨不得見
得見其人如見斯水得見斯水如見其人不亦快乎
序未畢崔尉汝弼曰山陽倪大夫敦復有義於子子
能以文遺大夫書之比軒乎余曰比軒者大夫燕居

講學之所也今夫郡縣吏事十倍於前雖有餘才精
神氣力少緩則事不辦矣山陽名劇縣大夫坐廳事
至立決顧左右問有無公事於是退坐比軒取書策
讀之傍無私玩紙墨筆硯寔試于此客至引入與之
笑語評文賦詩月影在簷風聲在竹對之坐卧如陶
令之寢北窓也日力有餘夜氣既息心形裕然謀及
所養日克以大發而為政何施不可此邑人之所以
悅也今之下蔡慎令叔良才吏也與余論大夫至於
歎息曰有如此之令崔尉汝弼寔佐令事其為人忠
厚樂道大夫之善最詳是為可述也方余在西郭時

大夫數自屈相見及余就館于學大夫禮義有加前世達官貴臣尊為將相修鄉里之敬庭參縣令身衣白襪用士禮也以余不肖黃綬下士末命者也而親屈大夫如此顧無以謝大夫大夫吳人也宜以潮說歸之則大夫感余文浙江形勢盡在目中其心浩然能於是遂賦歸去來乎

題陳吏部詩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某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于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于淮南於是獲其詩藁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

即幸有如平日公父黨教之讀詩可也如與之書詩則未可也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謹書

節孝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雜文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為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為柶椽之類也何異於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謂禮

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荀子過矣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
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為哉余以謂天能命人之性
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
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
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
學明矣

辯曰荀子過矣夫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
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
徐云耳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
曰學而已也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
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
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
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
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
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
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

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
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
其善偽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
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於子之讓乎父弟
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於其性
也何反於性而悖於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
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為孝弟哉弗思而已
矣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於陶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
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
教行矣禮義之偽與作偽之偽有以異乎其無以異
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偽則何事而不可言偽言情惡
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偽名則是欲
貴之則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
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偽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

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為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為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於中而必求於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於外耶故人之欲為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為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為善哉性惡而為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為善如水之流而就濕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噫荀子過矣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為天下也不然何以為天下聖王之興豈為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

可哉荀子過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盜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為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於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於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豈性之罪哉學荀子者以吾言為如何

四維辯

四維者何謂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苟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為其說者為誰管仲也非其說者為誰子厚也以為廉不苟得恥不

從枉又以謂廉恥二者不得與禮義相抗列為四維
蒙以謂大不然二氏之論俱失之矣夫禮者何謂也
禮也者履也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
定民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由閨門而達
朝廷由朝廷而達天下得之則正失之則邪得之則
治失之則亂禮之義大矣哉義也者何謂也義也者
宜也行得其宜之謂也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柔
剛人道之有仁義義之義大矣哉廉也者何謂也可
取而取之可取而不取者有之矣可有而有之可有
而不有之者有之矣可進而進之可進而不進者有
之矣可居而居之可居而不居者有之矣善莫大於
是惡莫大於是天子行之可以化天下諸侯行之可
以化一國卿大夫行之可以化其家士庶人如是何
憂乎邪侈淫僻何憂乎爭奪犯分何憂乎亂臣賊子
何憂乎德義之不興何憂乎刑罰之不措廉之義大
矣哉恥也者何謂也不仁則恥之不義則恥之無禮
則恥之不智則恥之不信則恥之恥不仁則將為仁
矣恥不義則將為義矣恥無禮則將為禮矣恥不智
則將為智矣恥不信則將為信矣彼能是我不能是
恥也彼不為是我為是恥也彼致其君如是澤其

民如是我不如是恥也彼功烈如是我不如是恥也
恥之義大矣哉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於
外而欲攻於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於其間也
養之弗克則性之弗固也况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
自養者蓋鮮矣於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
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
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於害其苗而謂苗
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
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
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
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見善則勉見不善則
懼此所以去惡者苗之外物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
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為君子卒
而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
習者雖瞽鯨為父亦捨父而習他矣不善習者雖父
堯子舜亦捨父子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
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侯生辯

侯生薦朱亥卒成其事亦足報信陵矣又自沒軀以謝公子於事何益故死生無輕重惟義之所在苟義有可死則生若鴻毛之輕苟義不可死則生若太山之重若侯生者烏得謂之義是不義也無乃將有激於後世乎亦已過矣

論兵

朝奉大夫胡公赴濟州太守過于山陽至于南郭即學官而見之且有問焉既卒其說遂及西戎荅曰四夷者中國之外患也而西戎最甚其故何邪以其所備者多故也關中之五路河東之四路皆所備也即

一路弗之備邪賊兵之所出者必其所弗備也其備如此則我師之勢常分賊兵之勢常合以其所合攻其所分此兵法之所忌也公曰然其方畧如何荅曰在問辨審問而明辨之繼之以精講則方略出矣以韓信之奇以累勝之師以敗軍之將猶且敬而問之此其所以無敵也蓋多益辯者才也戰勝而好問者智也此信之所以奇乎公曰將有五德智為之首信乎孫子之知言也蓋以其書攷之圓深微妙諸子弗逮也此兵之難乎荅曰兵為最難其形有常而其變無常其甚者如猝風如猛雨如雷奔雲騰如逸群

鷲鳥從空而下如伏獸如攫豹怒虎忽起乎前忽起乎後或出乎左或出乎右於此之時意氣自苦神色不動如坐乎戶牖之間簞席之上顧視裕然方且左右前後而應之也如此庶乎能制其勝矣以曹操之英而畏孫權以孫權而畏司馬懿以其用兵之變化有如鬼神也及至與武侯相持二百餘日懿終不敢決戰則必敗也蓋兵之難也如此公曰信乎兵之難也我且去矣子亦有以遺我者乎於是乎述兵之難也

策問

兵術之所恃者將也將之難乎其人久矣蓋勝有所不可必而才有所不全以司馬宣王之能不足以當武侯是勝有所不可必也以郭汾陽之寬厚李光弼之威略兩人皆有所短是才有所不全也然而歷代名將如此之衆才全而必勝者豈無一人乎哉以傳考之其人為誰

古之學者能言之類據經辨道不牽於世儒期合於聖人而止其發為文辭敦嚴渾厚壁立堀起溫潤優游金光玉潔綽約者其指有餘辨博者不煩而肆如此輩其氣之所養心之所自得蹈不襲是

之謂有本去古浸遠其風下衰學者既卑而親業
與夫長而從事皆誦當代之文諸家之集此李唐
諸公所以慨然發憤思有以革而變之也方今所
患何以異此如將復古之學貴乎有本使之自養
而自得之也其道何繇輔之以問辨終之以篤行
善之善者也夫學而弗行猶弗學也行其所學者
聖人之徒歟

天子之所與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
致業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學也如此
則上之取士不得不重重故有法士之所學不得
不重故亦有法上之所取者重有法故可與共天
下士之所學者自重有法故不負人之天下此所
以治而至於大治也夫五代之亂其法不足言自
隋唐而上至於炎漢其法可考有無得失究而言
之以觀所好

方今之患旱乾水溢亢陽之變屬在西北而饑饉存
臻關中為甚加以以師旅有司之臣日夜計議方
在用度不足至於救荒振饑民之所待而全活者
為之柰何嗷嗷赤子匍匐道路未知所之朝廷閔
憂側身西顧將欲援而出之溝中也而其術未獲

蓋聖王學問至於蕩羌即一日詔問諸生所宜之策二三子何以待問

世雖甚盛不可不講者兵也兵者國之大命也食者兵之大命也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畧尤議邊糴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為兵之強弱史氏所載可得而考也諸公亦常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故雖積粟截鏹所在盈溢以漢武用之文景豐富掃地盡矣則李唐用度不足以制方鎮之亂者何足恠哉善戰不如安邊戰而後勝不如伐人之謀能取諸彼者不如保此之所

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能如是其人為誰乎不如是不足為將之善者也

經者聖人之所以盡心也謹其始亦謹其終然其始易知其終難知是何也蓋書天子之事也終於文侯之命可也秦費二誓何以與焉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西狩獲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謂也易之為書也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至於二禮所

載終始不聞二三子考之各以詳對

古之所謂學者非浮文之謂也其所以蓄積而養之者凡皆為道也是非特為已也將以致之於吾君又將以措之於吾民也吾君從之耶是為無過之君也吾民從之耶是為無罪之民也有是道者必有是心古之君子皆然後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乎蓋史氏所載世有其人其詳可得聞乎如令董仲舒之得君黃憲之居官任使斯亦斯人之徒歟論者謂任昉過董生沈麟之比黃憲則二子亦其人也諸生以謂如何

古之善為兵者各以其書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馬穰苴兵之正者也孫武兵之有術吳起兵之應變者也三人者可謂能言不可謂之已試矣然其略亦有已試能取勝者乎晚有鼂錯者其學雖不主於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蓋若步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謂知兵也其亦可謂必勝之將乎

鬻海為鹽其利最博負海而居者世從其事其輕於犯法私置牢盆業已成俗而不軌逐利之人構成黨與數十百千自為一輩挾兵持杖白晝公行緩則為商急則為變此大盜之本也聖朝患之故為

之損上痛裁其價率以甚賤而制三歲之入所省
大半矣縣官用度勢有不給議者以為非便然一
歲之獄與夫告賞之費所省若干以夫若干所省
補其所亡大半亦足以相當矣若夫國之經費宜
有方略以佐當今之給諸生從事於學術久矣其
亦有說乎

宋有天下神規聖略以唐為監精兵悍卒萃於京師
郡縣之勢矯於方鎮根本固矣本末大小形勢甚
順然行之百有餘年所矯已過至於武備不講壁
壘不修池隍不浚郡縣之勢太弱守令之權太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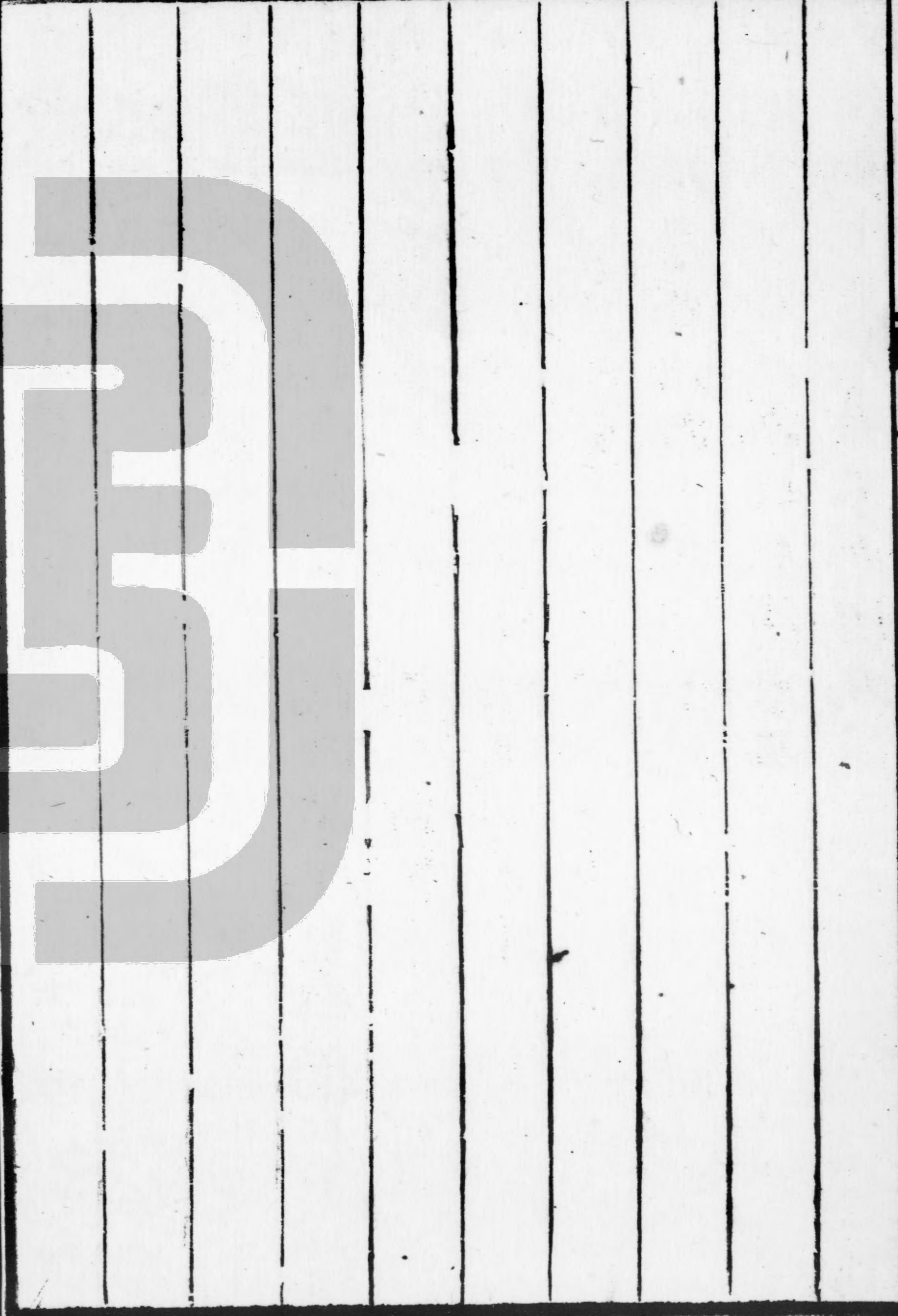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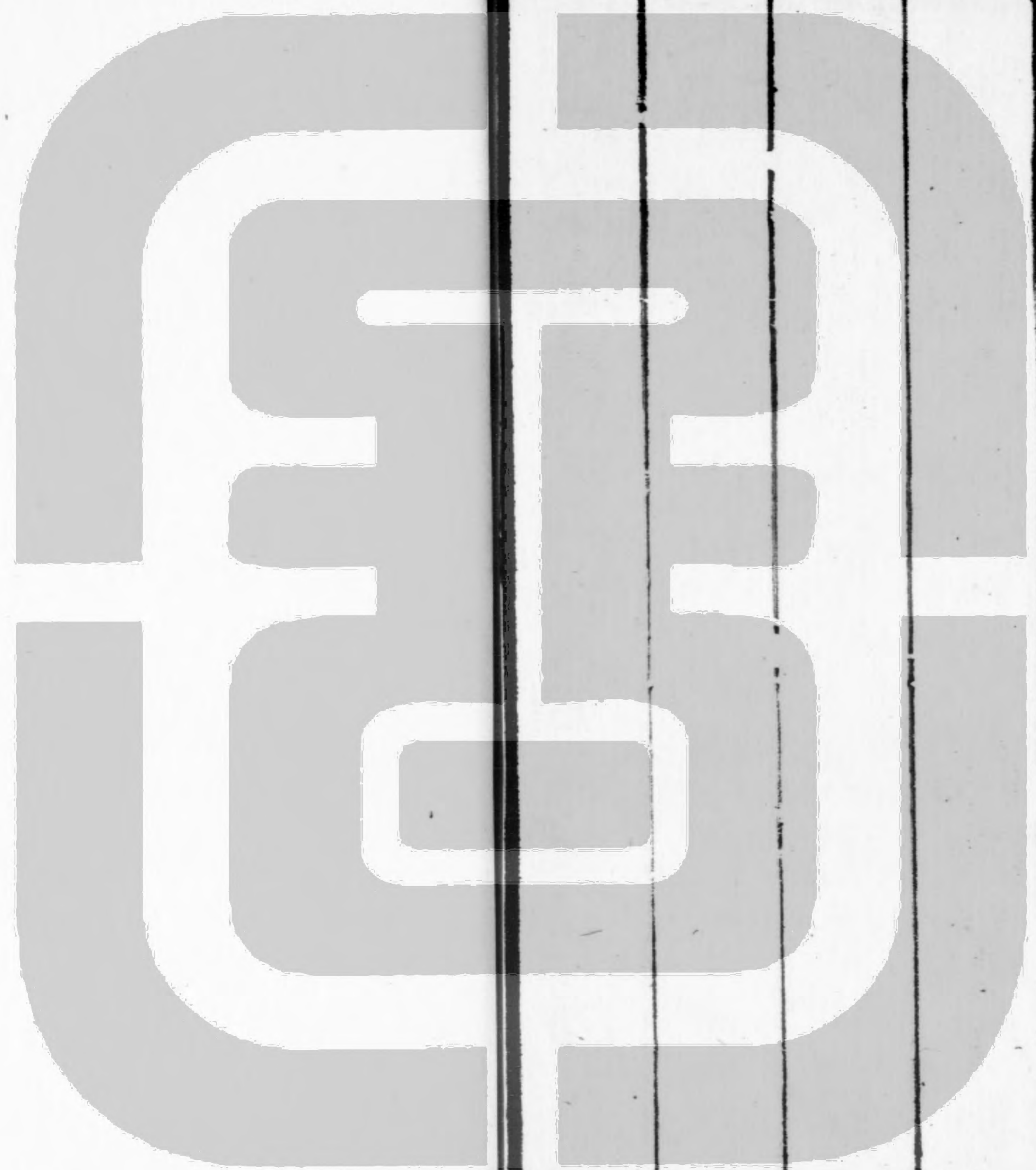
自筭罪已上謹視其法有司所據議論堅定雖情
有可矜惡有已甚而罪不應者一切以律從事不
當讞而讞之猶且不敢而况行法外之刑乎故威
武不足以禦侮刑罰不足以沮姦非所以戒不虞
思患而豫防之也蓋聖人制法不能無弊唐虞三
代其弊皆然亦在所救而已也然則為之柰何

古者建侯啓國內自王畿外至於遠服各以其國大
小相維列為蔽扞所以內嚴京師示天下以形勢
也其盛則述職修貢四而而至王帛充庭受天子
約束將命而歸於境內是為惠澤其衰則霸者用

事設為五禁尊王室而庇生民雖有強國畏威而服義故夏商用乂享國永年姬周卜世寔過其歷此封建之利也而諸儒論議所見不同究而評之孰得孰失

命說

命者何曰貴賤曰夭壽貴賤以德夭壽亦以德然而德者焉非獨命也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無不得其壽者獨顏氏者不得其壽耳自四凶至於盜跖無不得其死者獨盜跖一人幸而免耳斯皆可謂之命也盖有幸與不幸焉尔夫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才而篤焉故惡者天必厚其壽故盜跖雖壽不若速死之愈也故萬世之下言惡者曰盜跖而已顏氏雖夭顧其人見於後世如何是以萬世之下言德行者曰顏氏而已故顏氏雖死至今猶在夫得壽者孰大於是



程